

论《孙子》思想在《内经》中的运用

★ 张新渝* (成都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 成都 610075)

摘要:《孙子》与《内经》,分别为上古军事名著与医学巨著,然而战争要夺命,医道要救人,因其相悖,故将二著相提并论者少。如将病邪与疾病作为敌方,把人体及正气看成己方,就会发现兵家之两军相争与疾病之正邪相搏,皆存在不是此胜便是彼胜,均乃性命攸关,确有一致之处。具体从“关乎生死,慎之又慎”、“不唯鬼神,致胜可知”、“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”、“避实就虚,以患为利”、“顺势而为,因势利导”五个方面,论述了《孙子》中所含的唯物辩证思想在《内经》中的反映与运用。

关键词:孙子;思想;内经;运用

中图分类号:R 221 **文献标识码:**A

《孙子》与《内经》,分别是成书于春秋与西汉的军事名著与医学巨著,皆被历代的兵家与医家尊为圣典、奉为至宝。战争夺命,医道救人,因其相悖,故将二著相提并论者鲜。其实,若把病邪与疾病作为敌方,把人体及正气看成我方,则不难发现,战争敌我相争、疾病邪正相搏,不是此胜便是彼胜,均乃性命攸关,确有一致之处。本文仅就《孙子》的主要思想在《内经》中的反映与运用,择其要者论述于后。

1 关乎生死,慎之又慎

天地之间生命最为宝贵,兵家相争非死即伤,无论是杀敌还是伤己,皆关系到军民之生死、国家之存亡,而“亡国不可以复存,死者不可以复生”(《火攻篇》),故《孙子》开篇即言: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”(《计篇》)。作为“知兵之将,民之司命,国家安危之主”(《作战篇》),胜败生死系于一肩,故“名君慎之,良将警之”(《火攻篇》)。此外,冲锋杀敌士卒为之主,故《孙子》还要求将帅应当“视卒如婴儿”,“视卒如爱子”,如果说此举尚有激励士卒“可与之赴深溪”、“可与之俱死”(《地形篇》)之意,那么“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也”(《谋攻篇》),则足显其重视生命之德。

《内经》更是认为“天覆地载,万物悉备,莫贵于人”(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),医道仁术,虽能生死人,但若不慎不仅“不能起死者”,反“能杀生人”(《灵枢·玉版》),不可不慎。故《内经》要求医家不仅要认真钻研医学理论、全面掌握诊疗技术;还要恪守职

业“四德”,勿犯“五过”、“四失”;临床更要专心致志,“如临深渊”、“手如握虎”、“神无营于众物”(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),方可“万举万全”、“长有天命”(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),否则反会“绝人长命,予人夭殃”(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》)。即使传授医道,亦当“得其人乃言,非其人勿传”(《灵枢·官能》)。其重视性命,虽与《孙子》相通,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2 不唯鬼神,致胜可知

两军相争,谁胜谁负,因素众多,难以预测。故在迷信盛行的上古社会里,出师利否?战之胜否?必先占卜,须看天意,乞神明示,祈求神助等屡见不鲜。《孙子》则不然,首先认为兵家之道,既不能凭经验办事,更不能祈求鬼神、占卜星象;取胜之道全在人为,如“明君贤将,所以动而胜人,成功出于众者,先知也。先知者,不可取于鬼神,不可象于事,不可验于度,必取于人,知敌之情者也”(《用间篇》)。其次认为战争既是人为的,其胜败就必然可知,只要做到“无恃其不来,恃吾有以待之;无恃其不攻,恃吾有所不攻也”(《九变篇》),即对敌方可可能的进攻早做准备,有备无患;“知彼知己”(《谋攻篇》),“未成而庙算胜者,得算多也;未战而庙不算者,得算少也;多算胜,少算不胜”(《计篇》),即全面掌握交战双方的各种情况,并进行反复谋划筹算,“其胜可为也”(《虚实篇》)、“胜可知也”(《形篇》)。以上所论无疑是唯物辩证的,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内经》也鲜明指出,疾病之生皆因人本身之防

* 作者简介:张新渝,成都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,教授,长期从事《内经》的研究与教学。

范不及、养生不当,各种病邪乘虚入侵所致,绝非鬼神作祟或上天惩罚。如“虚邪贼风”没有“避之有时”,或未能“恬惔虚无”无法“精神内守”(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),或“饮食自倍,肠胃乃伤”(《素问·痹论》)等等,皆因人为,“此谓自伤”(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),故“凡治病者……观其志意,与其病也。拘于鬼神者,不可以言至德”(《素问·五脏别论》)。即使“毋所遇邪气,又毋怵惕之志,卒然而病者”,虽似“因鬼神之事”者,亦因“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,因而志有所恶,及有所慕,血气内乱,两气相搏。其所从来者微,视之不见,听而不闻,故似鬼神”(《灵枢·贼风》)。此外,《内经》同样认为疾病之生,虽病因多样、病机复杂、病症纷繁,但并非不可知、不可治,只要全面审察、认真分析、精心治疗,“疾虽久,犹可毕也”,凡“言久疾之不可取者,非其说也”,“言不可治者,未得其术也”(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)。其唯物辩证思想昭然若揭,同样难能可贵。

3 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

两军交战,不是敌死便是己亡,为确保取胜,《孙子》提出了“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胜一负;不知彼,不知己,每战必殆”(《谋攻篇》)这一著名的军事法则,并成为贯穿《孙子》始终的核心思想。首先,为将之道必须具备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五个先决条件,即要有“知诸侯之谋”的政治头脑,能“示形”、“任势”、“料敌制胜”、通于“九变”的指挥才能,有“合于利而动,不合于利而止”的决断能力,有“进不求名,退不避罪”的负责精神,对部卒赏罚严明、并能“与众相得”的管理水平,否则不可以为将。

而交战之前,凡为将者更必须“经之以五事,校之以计,而索其情:一曰道,二曰天,三曰地,四曰将,五曰法”,“凡此五者,将莫不闻,知之则胜,不知者不胜”(《计篇》)。即对交战双方及当时的政治条件、天时变化、地理宜忌、将帅人事、制度法则等决定胜负的五个方面,必须全面掌握,了然于心。唯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,识众寡之用者胜,上下同欲者胜,以虞待不虞者胜,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”(《谋攻篇》)。倘若“不知诸侯之谋,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”(《军争篇》)或“知吾卒之可以击,而不知敌之不可击,知敌之可击,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”,“知敌之可击,知吾卒之可以击,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”(《地形篇》),则必败无疑,至少不能全胜。显而易见,只有知彼知己,成竹在胸,方能奇谋于战前,决断于先机,决胜于千里,立于不败之地。

医家之道,虽能救死,亦能杀生,全在医家一念之间。故《内经》首先要求凡为医者,必须“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中知人事”(《素问·著至教论》),“必明天地阴阳,四时经纪,五脏六腑,雌雄表里,刺灸砭石,毒药所主,从容人事,以明经道”(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);学习钻研还要做到“善言天者,必有验于人;善言古者,必有合于今;善言人者,必有厌于己”,唯有“如此,则道不惑而要数极,所谓明也”(《素问·举痛论》)。凡“人事不明”、“受术不通”(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)皆不可以为工;即使一知半解、不求甚解,“未满而约之”亦“不可以为天下师”(《灵枢·禁服》)。而诊疗之际,更应“切脉动静而视精明,察五色,观五脏有余不足,六腑强弱,形之盛衰,以此参伍,决死生之分”(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)。显然,只有“知丑知善,知病知不病,知高知下,知坐知起,知行知止”,并“用之有纪,诊道乃具”,才能“万事不殆”(《素问·方盛衰论》),从而确保病家之性命和健康。如果“守学不湛”,临证又“知左不知右,知右不知左,知上不知下,知先不知后,故治不久”(《素问·方盛衰论》),贻祸不穷,后患不浅。

4 避实就虚,以患为利

战争无情,我不灭敌,敌便灭我,如何杀敌保己,是任何战争的根本目的。为此,在“知彼知己”法则指导下,《孙子》认为至关重要者有二:其一,当“避实而击虚”(《虚实篇》),即尽量避开敌方的优势,专门寻找敌方的弱点而攻击之。如当两军对阵,决战伊始,敌势正盛,则应“强而避之”,“锐卒勿攻”,“无邀正正之旗,勿击堂堂之阵”(《军争篇》)。因为一般的规律是“朝气锐,昼气惰,暮气归”,故宜“以治待乱,以静待哗”,“以近待远,以逸待劳,以饱待饥”,待其士气低落、士卒思归、无心恋战,方可一鼓作气“击其惰归”(《军争篇》),则可全胜。

其二,“以患为利”(《军争篇》),即变不利、甚至患害为利。所谓“计利己听,乃为之势,以佐其外。势者,因利而制故也”(《计篇》)。即意在当战势虽不利于己,则应尽量利用、甚至创造有利于己的条件,并千方百计地诱使敌犯错误,化敌之有利为不利,变我之不利为有利。如“敌逸能劳之,饱能饥之,安能动之”(《虚实篇》),“能而示之不能,用而示之不用,近而示之远,远而示之近”,“利而诱之,乱而取之,实而备之,强而避之,怒而扰之,卑而骄之,逸而劳之,亲而离之”(《计篇》),“易其事,革其谋,使人无识;易其居,迁其途,使人不得虑”(《九地篇》),“善动者,形之,敌必从之;予之,敌必取之;以利动之”(《势篇》)。一旦敌方之势变,或上当受骗,

我方则“攻其不备,出其不意”(《计篇》),就能“以少击众”,“以弱击强”(《地形篇》),“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”(《形篇》)。这种任何事物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,以及主张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认识,显然是辩证的、积极正确的。

疾病亦无情,正不祛邪,邪便伤正,如何祛邪存正,也是所有医家的根本目的。因此,《内经》认为当病势正盛,正邪相搏,交炽难分,斯时治以针刺,虽可逐邪亦可伤正,故“病之始起也,可刺而已;其盛,可待衰而已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。其目的就是要“避实而就虚”,俟病势衰减,正气回归,邪气独留,方其时以刺,则邪气可逐而正气不伤。《灵枢·逆顺》所谓“兵法曰:无迎逢逢之气,无击堂堂之阵。刺法曰:无刺熇熇之热,无刺漉漉之汗,无刺浑浑之脉……方其盛也,勿敢毁伤,刺其已衰,事必大昌”即属此意。即使用药物以治,虽说“有故无殒,亦无殒也”,亦当“衰其大半而止”(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),“无使过之,伤其正也”(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),均在审时度势,以祛邪存正,与《孙子》思想一脉相承。

另一方面,《内经》认为人的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整个生命过程,如女子七岁至七七,男子八岁至八八,人之十岁至百岁(详见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、《灵枢·天年》),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。此外,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,同样不可抗拒,而当其变化异常,就会影响人体而致病甚至死亡,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谓:“夫百病之生也,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,以之化之变也”,尤其“乘年之衰,逢月之空,失时之和,因为贼风所伤”以致人“卒然暴死暴病者也”(《灵枢·岁露论》),于生命与健康更是为患为害。然而,《内经》认为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,掌握并利用这些规律,通过正确、积极的养生保健,变不利为有利,以患为利,从而却病延年又是完全可能的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所谓的“圣人”们,之所以能“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”,甚至“身年虽寿,能生子”,就在于不仅是“知道者”,更是“合于道”者,以其“德全不危也”。其唯物辩证认识不仅与《孙子》

殊途同归,并因其古往今来用之实践行之有效,更是难能可贵。

5 顺势而为,因势利导

战争的胜负,取决于双方的斗智斗谋,故《孙子》说:“兵者,诡道也”(《计篇》)。为求取胜,《孙子》在“知彼知己”与“避实就虚”、“以患为利”的战略原则与思想的指导下,贯穿着顺势而为、因势利导的战术方法。如行军必须“绝山依谷”、“绝水必远水”、“视生高处,无迎水流”、“绝斥泽,惟亟去无留”、“平陆处易,而右背高,前死后生”(《行军篇》);作战更是“高陵勿向、背丘勿逆、仰北勿从”(《军争篇》),“散地则无战,轻地则无止,争地则无攻,交地则勿绝,衢地则合交,重地则掠,圯地则行,围地则谋,死地则战”(《九地篇》),“凡火攻,发火有时,起火有日。时者,天之燥也;日者,月在箕、壁、翼、轸也”(《火攻篇》,笔者注:古天文学认为月亮行此四宿之日,气候多风,故宜放火。);具体是攻是守,则“十则围之,五则攻之,倍者分之,敌则能战之,少则能逃之,不若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,大敌之擒也”(《谋攻篇》)。所以然者,盖天时无常候、地理有高卑、双方有多寡,绝不可执一法而谋之,即所谓“兵无常势,水无所形,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,谓之神”(《虚实篇》)。

《内经》也认为天时有四时寒暑之别,地理有五方高下之分,人体有男女老少之殊,病位有表里上下之异,治病必因时、地、人、位等之不同,而适各其所宜,方能术施病除。如“西北之气,散而寒之;东南之气,收而温之”(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);“月生无泻,月满无补,月空无治”(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);刺壮者“深而留之”,刺瘦人“浅而疾之”,刺婴儿“以豪针,浅刺而疾发针”(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);“其高者因而越之,其下者引而竭之,中满者泻之于内……其在皮者汗而发之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等等,无一不是顺势而为、因势利导,并提出“顺者为工,逆者为粗”(《灵枢·一日分为四时》),其与《孙子》思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(收稿日期:2008-07-23)

征稿启事

《江西中医药》所设的重点栏目有《明医心鉴》、《滕王阁医话》等。《明医心鉴》以介绍名老中医经验和中医临证心得为主,重点刊载中医关于疑难病的诊疗经验,要求观点、方法新,经验独到。《滕王阁医话》主要反映中医教学、科研、临床的一得之见,要求以小见大,有感而文,语言生动流畅,可读性强,富于知识性、趣味性。